

■新作聚焦 何建明长篇报告文学《德清清地流》：

新发展理念实践中的“德清样本”

□张陵

何建明长篇报告文学《德清清地流》不仅是作家的思考,更富集了作家所讲述的德清故事的丰富深刻的思想。何建明多次深入细致地考察浙江省莫干山脚下的德清县,敏锐地发现这里的人民下大力气努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不断落实美丽乡村建设的新发展理念,经济社会得到高水平高质量的发展,“民生”问题不断被破解,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为新发展理念的实践积累了宝贵的“德清经验”,抒写了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的一个高光样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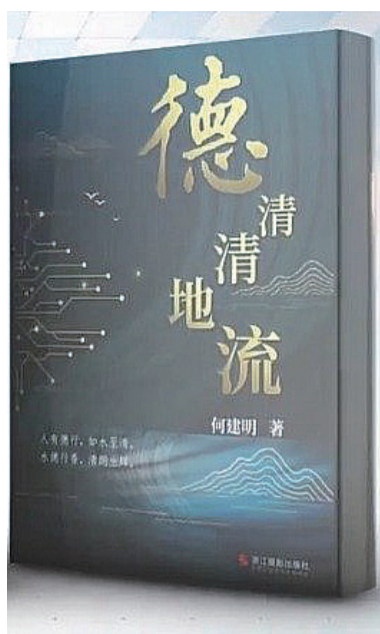
德清有两个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一座莫干山,一片下渚湖。山是名山,湖是好湖。近代以来,外国冒险家们、买办们不仅把上海当乐园,更把莫干山当后院,在山中林间盖了不少别墅院落,休闲度假。解放后,莫干山回到了人民手中,仍然以疗养度假胜地负有盛名。下渚湖水每年浇灌着德清平原的大片土地,带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德清的区位优势也十分明显,夹在苏州和杭州两个“天堂”之间,交通发达,资源丰富,被比作“天堂心脏”。然而改革开放之初,江苏、浙江许多地方都快速发展起来,德清却一直落后,老百姓还一直很穷。德清的领导层通过一场“思想大解放”的头脑风暴,群策群力,凝聚共识,与群众一起想办法、找出路。最后,他们把发展的目光聚焦在得天独厚的这座山、那片湖。做好“美山美水”这篇大文章,德清才是真正的“人间天堂”,才跳动着“天堂心脏”。

正是德清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德清调研,听取汇报,看望群众。德清发展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引起了正在思考如何化解发展中深刻矛盾和破解一些“瓶颈”问题的省委书记的关注和重视。紧接着,习近平同志前往隔壁的安吉县余村调研,带着一路的思考与当地的干部群众交流,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根本上破解了当时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以环境为代价的困局,确立了“生态立省”的新发展思路,传递出“美丽中国”发展理念。德清干部群众备受鼓舞,更加深刻认识到“两山”理论的现实意义,深刻认识到德清模式正是自觉践行“两山”理论的重要成果,坚定了守住好山好水,建设美丽德清的意志和信心。

报告文学《德清清地流》正是抓住这样的时代背景,展开了对德清乡村振兴的多层面描写,突出了美丽德清建设的令人瞩目的亮点。

一是对莫干山的保护性开发。德清人显然知道尊重莫干山数百年形成的休闲文化,通过支持当地老百姓发展旅游民宿,改造传统的休闲文化,深化休闲文化,发展特色经济。莫干山的生态环境得到最大保护,地方经济也得到良性发展。作品生动讲述了南非人高天成来到莫干山,深深地被美景所吸引而不愿离去,因而留在当地与农民邱根娣大婶合作办民宿的故事。此后,莫干山的民宿如雨后天春笋,到处可见的“洋家乐”“农家乐”,很快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产业。现今踏上莫干山,当地人一定会给您讲这个渲染得像美丽传说似的真实故事,却也准确反映出德清人善于抓住机遇的超常本事。现在的莫干山已经成为中国民宿发展的一个成功样板,一个美丽中国的亮点。

二是强调水的保护性利用。德清水多,发展设计和布局都离不开水。早些年里,德清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水却没少被污染。在新发展理念



作家真实情感的大量带入,大大提高了文学的抒情性和优美度。也许,正是德清的美山美水,它的“仁德”之美,真正激活了作家心灵的美感,写出了一部激情满怀的美文。

发展理念中发扬光大,在“治理”中深入人心。

德清的“治理”改革,是从政府的“换脑”开始突破的。10年前,德清政府就以“第一个吃螃蟹者”的勇气,把“人脑”都换成了“电脑”,设立“数字化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有了这个现代化的“城市大脑”,政府行政改革得以全面深化,工作质量和效率大大提高。这套系统专业而复杂,描述起来很困难,不过老百姓的直观体验就是办事方便了、规范了、省时了。县长的体验更为直接:“我只要看一眼‘大脑’上的用电数据,就知道全县的经济运行状况”。“换脑”其实就是干部率先转变思想观念,把为民服务的思想落在实处,把为老百姓办事的机制夯得实实的,把“民生”抓得牢牢的。

作品重点选择治水这个典型事例,反映了“城市大脑”对德清河流水系的监控治理所起的重要作用,折射出德清民生的生动现实。德清的“智能水利”不仅能把握境内的大小河溪水系质量完全按国家要求达标,而且还能为上下游地区提供精确的全流域水质与水文状况。实际上,从2019年起,德清的“大脑”就已经全面承担起全流域水资源、江湖湖泊、水灾害防御、水利工程、水行政事务等全方位的监管任务。更有意思的是,农村每一方养殖塘的水产情况也都实现了“智能化”。“大脑”平台可以直接监测到养殖户名下的每一块水田的水情水质和鱼虾养殖的相关数据,只要一发现水质出现问题,警报器便立刻响起,监督人员就会赶到现场指导治理工作。实际上,整个美丽德清的建设从决策论证到实施,都已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均走在全国治理的前列。

《德清清地流》关注到德清社会治理中许多创新的做法,如“微改革”概念的提出说到底就是把群众当“主人”,群众的小事是放在干部们心中的大事。作品列举了一些服务改革事项,例如政务服务随心办、急救用品“救”在身边、建设网上妇女儿童中心、制定莫干山游玩攻略、小区物业精细化、实施农村环境卫生线上管控、建立工伤事故联合处置机制等,数起来有18条之多。这些“微改革”看上去虽然不是那么“智能”“数字”,却让群众十分暖心,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德清清地流》读起来更像一部部长篇散文。何建明的作品通常以理性见长,用气势磅礴的力量、开阔又理性的思想来打动人心。而在这部作品里,作家真实情感的大量带入,大大提高了文学的抒情性和优美度。也许,正是德清的美山美水,它的“仁德”之美,真正激活了作家心灵的美感,让作家写出了一部激情满怀的美文。

■关注

2020年,反映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主题的作品写作构成了报告文学领域里的一个引人注目重点。这其中,有些作品读过了也就淡忘了,有的作品却在读后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王国平的《一片叶子的重量——脱贫攻坚的“黄社行动”》(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就属于后者。

《一片叶子的重量》是以浙江安吉县溪龙乡黄社村为对象,描写他们经由大兴白茶产业实现脱贫致富的经过。这样一个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既涉及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与历史进程,又涉及习近平总书记任浙江工作期间的考察与指导,还涉及从省市县镇各级领导和科技界、企业界的关怀与扶助,尤其是黄社村几代人的坚持不懈地拼搏与努力。要把如许漫长的时段和如许繁复的内容予以精到描述与精彩表现,绝非一件易事。但王国平却把这一难题很好地破解了。王国平基于他多次的深入采访和悉心的梳理爬梳,采用了小中见大、以管窥豹的表述方式,使得作品看似轻车简从,实则举重若轻,从而既具有情文相生的文学性,又具有自出机杼的个性化。

一是以特色话语描画人物形象和彰显人文情怀。语言是人们交流沟通的工具,也是表情达意的载体。从人物的语言上着手和着意,正是王国平报告文学写作的拿手好戏。《一片叶子的重量》这部作品描写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而这些人物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那颇具特色的个性化语言,由此也构成作者文字表述上的一个个亮点。如作品里的阮安丰,这个退伍军人回乡之后,发现离别四年的家乡“不见大的起色”,想买块年糕送予乞讨的老者,掏遍衣兜“一个子儿也没有”。于是,回想起过去时期的艰苦岁月和清贫日子,他的口头禅是“说难听的”。而讲起这些年他自己由经营葡萄茶园的发家致富,黄社村人经由振兴白茶产业的脱贫致富,他又有了一个口头禅:“这日子,可以”,“真的可以”。当他以矜持姿态说着这两句各有寓意的口头禅时,人们不难感受到他那溢于言表的全然不同的心情。从“说难听的”到“真的可以”,这种口头禅的变换,揭示出黄社村由贫变富的深刻巨变。两句口头禅,以独到的方式解读了黄社村,以鲜明的对比展现了两重天地,让人觉得平实而真切,自然而生动。

写到黄社村人的脱贫向往与致富追求,作者有一个很典型的概括:“有着这么一股往前奔的劲头”。这既表现为黄社村人的“屡战屡败”,又表现为黄社村人的“屡败屡战”,总体的态势就是“兴业不倦”,或如老村支书盛阿林所精辟概括的那样:“横竖要过上好日子”。这种“横竖要过上好日子”的意向与劲头,是黄社村实现由贫穷落后向富裕安康成功转型的内生动力,是他们自己把握自己命运的主体精神。盛阿林也有一个他自己对村干部的独特诠释,那就是“村干部就是个劳力”。“劳力”既是劳动动力,更是“孺子牛”说法的别一表述。正是忠实地践行“劳力”的责任与义务,盛阿林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为黄社村人的排难解纷煞费苦心,先后获得县、市、省多个级别的“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以其认识和他的方式,诠释了共产党人如何成为村“劳力”,如何“劳力”为民。

二是由重点环节表现“黄社行动”的演进历程及要义所在。黄社村由种植白茶入手的发家致富之路,经历了不同的时期,表现在各个层面,参与其中贡献心力的单位与人也为数众多,不一而足。面对这样一个庞杂繁复的对象,作者采取了以点带面的方式,以一些重点环节的细描细绘和线索串联,使“黄社行动”既呈现出不断向前演进的总体进程,又凸显出“黄社行动”引人瞩目的亮点和不同寻常的意义。在黄社村开始有白茶创业,也即开创“黄社行动”的初期,作者以时任溪龙乡乡长的叶海珍为主角,描写了在她的坚定有力的带领下,溪龙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面积茶树种植,黄社村的盛阿林等人带头“吃螃蟹”,以干部“合伙”、群众“联手”的方式打造白茶茶园,建立白茶基地。其中,叶海珍“要在一片叶子上使力气”,“政府拉着茶农的手”闯市场,宋昌美领头成立女子茶叶专业合作社等,都以相互呼应、彼此借力的作用,推动了“黄社行动”一路前行。在茶园不断扩大、茶业不断扩展的过程中,“干部带头”“以点示范”“政策扶持”“科技指导”等配套招数悉数登场亮相,直到推出“安吉白茶”的金字品牌,使“黄社行动”不断向纵深发展。

“黄社行动”在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转折点,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2003年4月间的安吉考察。他来到黄社村,“沿着泥巴路走进茶园”,听取白茶基地建设与发展情况汇报后充分肯定了“一片叶子富一方百姓”的发展思路,提出推进生态建设,实现绿色发展的殷切期望。借此东风,安吉县健全完善了茶文化、茶工艺、茶食品的茶产业链,黄社人更是乘势而为,经由环境、道路和电力的改造提升,使茶业发展向着生态建设的更高目标迈进。黄社人的全力以赴“搞茶叶”,不限于他们自己的地盘与领域。作品用不少篇幅写黄社人在现任村支书盛阿林的引领下,由“捐苗”开始,对其他边远地区的茶业扶贫。“捐苗”既体现了黄社人的感恩之心、报恩之意,也反映了黄社人助人为乐的精神,“跨地域扶贫,无保留富民”这种把全国看成一盘棋、积极致力于共同富裕的主动作为,既是一种产业扶贫的具体行动,更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博大情怀和精神境界的典型体现。

王国平善于捕捉与茶文化有关的典型符号,并把它与现实的白茶产业勾连起来,使得作品增加了人文的厚度,添加了文学的色彩,也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如写到横坑坞柱家几代人精心守护的老茶树,在1982年茶树育种课题组的剪取茶穗的培植繁育下,过半都成活了下来,并在此基础上创制出“大溪白茶”,横坑坞的老茶树从此不再“孤独”,并被人们尊奉为“白茶祖”。老茶树不仅有传说流传,而且有新枝发芽,这使安吉白茶的“黄社行动”,因古老茶树的坚实依托,既实现了安吉茶业历史的接续承继,又彰显了茶乡人文精神的发扬光大。

报告文学的写作,因为题材与主题常常相似与相近,一些出自不同作者之手的作品阅读起来感觉彼此区别不是很大,同质化的现象比较明显。因此,在报告文学写作方面,“怎么写”与“写什么”是同等重要的,甚至比“写什么”更为重要,因为它常常决定着作品的品质,区分着作品的高下。王国平在《一片叶子的重量》的写作中,在“怎么写”上下了较大的功夫,使自己长于“巧取”的技法得以充分的施展,使得作品读起来也如品味一杯上好的白茶,淡中有浓,饶有余味。这种讲究艺术手法并卓见个性特点的写法,正是人们喜欢他的作品的原因,也是他的作品总能在同类题材写作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

轻中有重 朴中见色 ——读王国平报告文学《一片叶子的重量》 □白焯

■短评

“患难之生”的文人情怀

□周其伦

黄国荣的长篇纪实小说《患难之生——邹韬奋在抗战中》日前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该书以邹韬奋在烽火连天的抗战中为中华民众的觉醒而奔走呐喊的艰苦卓绝,宣示着一个执着“报人”生生不息的家国情怀,为当今这个娱乐信息甚嚣尘上的时代注入激励人心的信仰基因。

邹韬奋先生是我国新闻出版系统唯一被国家公祭的烈士,现设的“韬奋出版奖”“韬奋新闻奖”是行业内的最高终身成就奖。这些都源自于韬奋先生的精神、品格、业绩和他毕生对国家、对民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人心所向实至名归。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给予他极高的评价。

军旅作家黄国荣耗费多年心血,在研究梳理了海量的史实史料基础上,选取邹韬奋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最困难、也是最辉煌的那一段史实,以纪实文学的艺术烘托和栩栩如生的演绎,绘声绘色地讲述了邹韬奋先生的那段经历,展现出其在民族危亡之际,顶着重压,坚持把《生活》周刊从一本默默无闻的内部培训期刊办成唤醒民族斗志、凝结一切力量抵抗外辱的时政周刊。鲜活史料的铺陈中不乏扣人心弦的情节描写,塑造了一位文化伟人的光辉形象,勾勒出他博大的精神动力和宽广的人文情怀。

谈及《患难之生》一书的成就,黄国荣娓娓道来:“如果说鲁迅先生是文学界的旗手,那么韬奋先生就是我们新闻出版界的旗手”。可是

直到今天,对韬奋先生精神的宣传远远不够。提到韬奋先生我们能想到爱国、鞠躬尽瘁,但这些都是概念,而不是形象。我要用我的笔为韬奋先生塑造一个在文学上站得起来立得住的艺术形象,让他走进老百姓,让老百姓来了解邹韬奋先生。”为了创作这部作品,作者先后涉猎许多历史人物在同一时期的过往,光是查阅涉及政界、军界、文化界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数以百计,而且从这些历史人物和邹韬奋的交集着眼,校订并核准某些人物和事件的关联地址时间,就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患难之生》脱胎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在时间结点和事件结点上必须依据史实,但作者为了增加这个故事的可读性,采用了小说创作中诸多的建构方式,尤其是在情景再现、人物塑造、个性语言等写作归置中,大胆而熨帖地串联起当年许多的生活细节和市井画面,在确保邹韬奋这一形象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对那个时期风云突变的各方势力以及抗战中人民所承受的苦难情景,在文学的还原与回溯中给予了全新的阐释和演绎,这样就让这个故事发展更为紧凑,表达更为顺畅。

滔滔黄浦江中水,拳拳报国文人心。我们在《患难之生》的艺术熏陶中,深切地感受到了邹韬奋先生可歌可泣的伟岸的精神操守,也欣赏到了一部纪实性小说丰沛的人生内涵。读这样的著作,可以检视我们曾经的心灵激荡,并在前辈的感召中,触摸内心曾经的怦然心动。

■第一感受

雪域高原谱新曲

——评徐剑的报告文学《金青稞》 □张鹰

在中国当代报告文学中,毫无疑问,徐剑的名字与西藏密不可分。他进藏21次,把自己的生命激情融汇为文字,倾洒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从《东方哈达》到《经幡》,再到最近出版的《金青稞》(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可以看出他对这片土地的挚爱以及由衷及里、由远到近的创作轨迹。《金青稞》在徐剑的创作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其艺术视角由历史的西藏转向当下的西藏,由文化的西藏转向现实的西藏,所表现的,也是我们这个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命题——精准扶贫。这也是徐剑对于火热的时代交出的完美答卷。

徐剑是一个在艺术上勇于探索的作家,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是他顽强坚持的艺术信条。在《金青稞》中,他在叙述方式上做了全新的尝试。一般来说,报告文学作家经常采用的不外乎两种叙述方式:或以第一人称叙事,以“我”的所见所思贯穿全篇;或以全知全能的视角,描述并评判其所表现的事件和人物。《金青稞》从表层看,采用的正是

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但与此前这类叙述方式所不同的是,作品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他”,随着书页的翻动,这个“他”的形象渐渐清晰:他是一个不厌其烦的采访者,他常常打破事先拟好的采访计划,兴之所至地走向火热的生活中任何一个足以点燃他创作激情的采访对象,建档立案卡贫困户、牧羊人、藏民、村干部、单亲妈妈、摊贩等,他的足迹,东入昌都,北行那曲,西去阿里,实际上,他就是作者本人。全书的结构就建立在“他”视角的转换中。如果仅此而已,“他”的出现和第一人称叙事与全知全能的视角并无二致,作者的本意亦不在此。如果说西藏是一个舞台,那么,作为作者的“他”,更希望自己是这个舞台上的演员,和那些他用无形的聚光灯照射着的演员们一起,共同演绎西藏精准扶贫这场精妙绝伦的时代大剧。惟有与自己所表现的人物站在同一个舞台上,也才能更加细致入微地体察并表现人物丰富幽微的内心世界。第一个走出上罗娘村的然

奇、牧羊人多贡,义无反顾摆脱传统羁绊的罗布、大学生总裁助理德吉、且把藏乡当故乡的大学生杨明军……在作者笔下,每一个人物都是那么栩栩如生,富有生活的血与肉,因而得益于作者“置身其中”的、对采访对象的平视,他以艺术家的敏锐窥测到了采访对象丰富的心灵世界,再以小说家的笔法展现。再则,作品中的“他”还起着将过去的时空与现在的时空相交织的作用。“他”的视角转换呈现的是空间的西藏,而“他”思绪的延宕,展现的则是时间长河中的西藏,是历史的与文化的西藏,正是这种时间与空间的交错,拓展了读者的阅读视阈,并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了解党领导西藏人民精准扶贫这一划时代意义的创举。

叙述视角决定着叙述语言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徐剑的叙述语言总是充满了灵动之气,就像“他”和他的人物置身其中的雪山圣域一般。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对这片土地的痴迷与热爱,同时也是这片土地给予他的丰厚的馈赠。因为痴迷,也因为热爱,他总是能够捕捉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心灵深处的触动,以及时代对人物命运的脉动,并加以细致入微的呈现,而这种呈现,又像他笔下人物的命运一样,跌宕起伏又摇曳多姿,具有很强的审美凝聚力,同时,也凸显了很强的艺术个性,这在报告文学这种文学体式并不常见。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金青稞》这部作品,应该称之为诗化或散文化的报告文学。

